

# 名门贵妻

笑醉红尘，乱世高歌

浅水的鱼 著

MingMen  
GuiQi



豪门绝恋，倾城倾国，完美爱的释放  
血染江山，天地一夕，痴情狂爱，  
终究只是一场乱世烟花……

潇湘书院  
顶级作者

浅水的鱼

匠心巨制

千百万读者的  
挚爱故事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笑醉红尘，乱世离歌

# 名门贵妻

浅水的鱼 著

常州大学图书馆藏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名门贵妻 / 浅水的鱼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12

ISBN 978-7-5502-6401-4

I. ①名… II. ①浅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5 ) 第244241号

## 名门贵妻

作 者: 浅水的鱼  
出版统筹: 精典博维  
责任编辑: 张 萌  
策划编辑: 王 文  
装帧设计: 博雅工坊·肖杰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 
(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)  
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·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367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16 20印张  
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 
ISBN 978-7-5502-6401-4  
定价: 29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010-82061212转8050



## 目录

名 门 贵 妻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..... | 001 |
| 第二章  | 井水偏要犯河水 .....    | 032 |
| 第三章  | 偶尔疯狂 .....       | 060 |
| 第四章  | 情敌来袭，醋海生波 .....  | 094 |
| 第五章  | 冲喜 .....         | 112 |
| 第六章  | 阿那阿黑布克 .....     | 152 |
| 第七章  | 怀孕 .....         | 182 |
| 第八章  | 遇袭 .....         | 208 |
| 第九章  | 无情若有情 .....      | 231 |
| 第十章  | 虚惊一场，化险为夷 .....  | 266 |
| 第十一章 | 翻牌，留宿 .....      | 289 |
| 第十二章 | 乱世，爱如烟花 .....    | 309 |

## 第一章 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



初冬，人们还未适应这份初寒，空气冷冽得让人瑟瑟发抖。楚墨茵走出医院的时候，看了一眼黄昏下那哥特式建筑的楼顶。这里原本是一间洋人教堂，后来变成一家西洋式医院，而她，就是这家医院里最普通的一名护士，虽然薪资不高，可是兄嫂全指望她那微薄的薪水养家度日。

想起那不争气的兄嫂，她不禁叹了口气，这初冬的寒意及不上她心中的冷。不能多想，她楚墨茵不能活在自怨自艾里。如今的艰辛是她的命，往日的奢华就当是一朵烟花，燃放后便永远消逝。她收紧风衣，提着钱包准备离开。

“楚小姐！”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清朗的男声。

楚墨茵转过身，露出一抹温雅浅漠的笑：“唐大夫。”

“起风了。”唐镌看了一眼街道两旁那已经枯黄的梧桐，风吹过，一片片落叶杂乱地四处纷飞，为这初冬的天更添一分萧瑟。

“是啊，今天立冬。”楚墨茵淡雅地应道，随即静静地垂下美眸，等待对方开口。

唐镌神色复杂地看了楚墨茵一眼，双手潇洒地插进西装裤的口袋，沉默地走到楚墨茵身边，半晌才开口：“楚小姐，你知不知道南边开战了？”

“又打起来了？”楚墨茵勾起嘴角，露出一个轻飘飘的浅笑，“年年争战，何时休。”

“国之大乱，匹夫有责。我不想再做一个旁观者，任它乱下去。”唐镌突然站定，唐突地抓过楚墨茵的手，用一双明朗的黑眸望着她，“墨茵，我要去参军。”

楚墨茵尴尬地抽回手，微仰起秀丽的脸：“你确定？”

唐镌留学西洋，医术高超，院长如此重视他，他竟然要放弃这么有前景的工作，跑去参军？

“今晚就走。墨茵，我喜欢你。”唐镌的朗朗星眸毫不隐藏地看着楚墨茵。

“我？”楚墨茵的心突然不规则地跳了一下。唐镌是医院中所有小护士倾慕的对象，高大英俊的外貌、温润如玉的性格、绝伦的医术……还有他那显赫的家世，他怎么会看上她这样一个前朝没落的翰林之女？她虽然也曾偷偷喜欢过

他，可是她知道自己的身份绝对配不上唐铮，所以早早就收起那份不可能的倾慕。

唐铮看到楚墨茵眼里的倾慕，满足地浅笑。他从西装内兜取出一条配有心形金坠子的项链，把它戴到楚墨茵的颈间，然后紧紧地抱住她：“等我回来！”

楚墨茵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惊喜涌上心头，她在他怀里点点头：“我会在溯宁等你回来。”

“保重！”唐铮松开楚墨茵，毅然转身，朝与她相反的方向走去。似乎是怕自己心软，害怕回头看到楚墨茵眼里的眷恋，唐铮的脚步越来越快，最后竟小跑起来。

冷冽的寒风突然袭来，吹乱楚墨茵那浓黑似墨的长发，风夹起满地的枯叶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有一种格外悲壮的感觉。

楚墨茵回到家的时候，楚墨晔正躺在外间的榻上吸烟土，瞅都没瞅她一眼，一心沉迷在那烟土制造出来的虚幻的快乐里，仿佛他还是那个养尊处优的楚大少爷，皇帝并没有退位，楚家依然权可倾天。

楚墨茵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哥这辈子恐怕再也无法从那种极端的失落感中解脱出来，他脆弱地不愿意面对现实。将今天刚领的薪资放到桌上，她转身走向对面的厢房。她的房间很小，只有一张简单的木床，一个破旧的木柜，一张已经掉漆的桌子，一面裂了一角的镜子，还有一把快要散架的木椅。

她坐在木椅里，伸手摸着颈间那枚心形的金坠子，露出梦幻一样迷离的笑。

唐铮真的爱她？

她的食指轻轻摩挲着坠子，嘴角渐渐上扬。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，斑驳地洒在她脸上，让她的笑靥如蒙了一层缥缈的轻纱。

夜色越发凝重，尚处在梦幻中的楚墨茵突然被一阵开门的声音惊醒。她还来不及尖叫，嘴就被人用力捂住。

“我不是坏人！”

一个颤抖的声音在楚墨茵耳边响起。她抬起头，对上一对漆黑如墨的眼睛，如深邃的海洋般，仿佛能将人的心吸住。这是一张冷峻的脸，那挺直的鼻与坚毅的薄唇，让楚墨茵莫名地产生一分信赖感。

“救我！”男人在说出这句话后，突然昏倒在楚墨茵怀里。

护士出身的她，赶紧在第一时间将男人抱到她的木床上。当她放下他时，才发现自己的手上沾满黏腻的鲜血。当她了解到对方受的是枪伤时，擦拭伤口的手有些颤抖。这么年轻的一个男人，到底因为什么受了伤？子弹穿透他的肩膀，留下两个血窟窿，正汩汩地流着血。她赶紧取来医药箱，将他的衣服拉开，

利落地给他止血、上药、包扎。

当她做好一切后，突然听到外面的街上传来杂沓的脚步声。有人大喊：“这边看看！”

“一定要捉活的，好向大帅邀功。”

楚墨菡的心当下一惊，外面的人是要抓他？她不能白救人一次，当下立刻将他拖下床，塞进她那低矮的床下，然后快速整理着自己的房间，并把带血的床单也扔到床底。

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楚墨菡看了一眼床下，危急时刻，她只能如此。她抬起手指，用力咬破，血顺着指尖一滴滴落到地上时，一群拿着枪的军人冲进她的房间。

“你们是谁？”楚墨菡将药棉按在手指上，皱着眉问道。

为首的军人看着她手指上的伤，眯起眼睛粗暴地问道：“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男人？”

“我待在自己屋里，上哪儿去发现受伤的男人？”楚墨菡挑衅地看着对方，似乎一点也不怕那一排端着枪的士兵，实则手心已经紧张得冒汗。

“外面墙上的血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做饭切到手了。怎么，这也要盘问？”楚墨菡把受伤的手指伸过去，将那触目惊心的伤展示给对方看。

对方环视了一下她简陋的房间，没发现异样，便带着手下离开。

当那群荷枪实弹的士兵离开后，楚墨菡才感到恐慌。她双腿有些虚软无力，快要站立不住，赶紧扶着桌子坐到她那随时可能会断掉的椅子上，捂着胸口用力喘气。

这些人为什么要捉逃到她房里的男人？

男人？

她这才想起自己把那个伤得很重的男人藏在床下。不知道他经过这一折腾，会不会触到伤口？她顾不得自己手心还在冒冷汗，赶紧跑到床边，弯下腰去拖那个重得要命的男人。

“真重！”楚墨菡不知道刚才自己哪里来的力气，竟然把这一米八几的大男人给塞到床下了。也许人在危急时刻，会激发一种非一般的能量吧，当时的她只想着要救这个男人，没想别的。可是现在危机一解除，她就没那么大力气拖他了。

好不容易把他从床下拖出来，楚墨菡先检查他的肩胛。果然，那里的纱布已经被血浸透，血不但没止住，还在汩汩地流。男人似乎很疼，紧抿着薄唇呻

吟了一声。

“醒醒！我抱不动你。”楚墨菡拍着男人那苍白无血的脸，轻声唤着对方。

地上的男人倏地睁开冷冽如刀的黑眸，伸出没受伤的手，一把捉住楚墨菡，一拉一扯，楚墨菡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双手已经被男人箍制在背后，她的身体则紧贴在男人身上。

“你是谁？”男人声音冷酷如冰，透着警惕与防备，仿佛楚墨菡是会置他于死地的敌人。

“你的救命恩人！”楚墨菡不满地挑挑眉。

分明是他自己逃到她房里，她救了他一命，他却把她当敌人防备，真是不识好歹。

男人皱了皱眉，黑眸微眯了几秒，似乎终于搞清楚现状，这才松开楚墨菡的双手，清清喉咙之后，冷酷地说了声：“谢谢。”

“不谢。只要你别拿我当仇人折磨就行。”楚墨菡不满地说完，就撑着他的胸膛要起身。

也许是她不小心碰到男人的伤口，男人吃痛地闷哼。

“伤口很疼？”楚墨菡顾不得生气，立刻检查起他的伤口。

“拜托，请你别压着我。”男人咬紧牙，吃力地说道。他的脸色并不像刚才那么苍白，反而有了一种不正常的红。

楚墨菡这才发现自己的姿势有多暧昧，她的腿压着他修长的双腿，她的上身正抵在他胸前，虽然隔着毛衣，她却感受到他身上温暖炽热的气息。

她赶紧红着脸爬起来，然后尴尬地问道：“你……能起来吗？”

“应该……可以……”男人没有看楚墨菡，只是努力撑着地面想站起来，可是他刚站直，就向前一头栽倒。

“喂！”楚墨菡赶紧迎上前，在他亲吻大地之前及时抱住他的腰。

男人的头搭在楚墨菡的肩头，身体的重量大部分倚在楚墨菡身上。

“还说自己可以，我看你现在就是个病西施。”楚墨菡用力扶着男人，将他沉重高大的身躯扶到床边。

“我不是……”男人睁开黑眸，不满地瞪楚墨菡一眼，“刚才只是……头昏……”

“你失血太多，头昏很正常。你先躺好，我再帮你处理一下伤口。”楚墨菡将男人放倒后，就去拿医药箱。

男人用一双灼灼黑眸，冷冷地看着楚墨菡，没再开口。

楚墨菡拿着消毒棉走到床边，用非常专业的口吻说道：“把上衣扣子解开。”

男人挑挑眉，没有动手。

“我要帮你上药。”楚墨茵看到男人那深潭一般深邃的眼神，不禁笑了笑，“放心，我对你没非分之想。”

男人挑挑眉，不过这次多了一个表情，那就是勾了勾他那性感的薄唇，露出一个玩味的笑：“谢谢！”

楚墨茵拼命告诉自己不要去看这男人的笑，原来这冷酷的冰山男笑起来能魅惑众生。她低下头认真地用镊子夹着消毒棉，一下下擦拭着男人的伤口。那触目惊心的伤口看起来非常骇人，楚墨茵擦了许多遍才稍稍止住血，赶紧将药粉撒到他的伤口上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男人抓住她的手，防备地看着那个陌生的小瓷瓶。

“我们家祖传的消炎药。要不是看你伤得重，我还舍不得给你用呢。”楚墨茵睁着美丽清冷眼眸，挑衅地看着男人。

她今晚真是点儿背，救了人，人家不但不感谢她，还一再怀疑她的好心。

这药是她家传的消炎药粉。她太爷爷曾经是御医，这消炎药粉的药方就是太爷爷传下来的。只是因为药材除了三七粉，还有些比较特殊的中草药，所以她只配了这一小瓶，一直没舍得用。刚才给他处理伤口已经用了一部分，还剩下一些，她可宝贝得很，他却将它当成毒药。

男人直直地看着楚墨茵清冷的眸，似乎在研判她刚才的话有几分可信。半晌他才松开她的手，说了声：“抱歉……谢谢。”

“这么重的戒心。”楚墨茵无奈地摇摇头。

她有些好奇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。他从被她从床下拖出来，就一直充满防备，一副全世界都可能是他的敌人的样子，连她这个救命恩人都不相信。

男人只是勾了勾嘴角，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笑，可是那双冰冷的黑眸里，多了一点淡得看不清的哀伤。

楚墨茵没说什么，低下头，认真地给他上药，包扎。等将他的伤处理好后，她已经累出一身薄汗。

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，递给楚墨茵：“谢谢！”

楚墨茵接过那条高级的手帕，看到手帕的一角绣着个“宇”字，好奇地挑了一下眉：“不怕我用脏你的手帕？”

“啰唆！”男人说完，疲惫地闭上眼睛。

楚墨茵用那带着迷迭香味道的帕子擦了擦额头。

这好人真不容易当。

今晚她似乎用尽了一生的力气，还受到极大的惊吓。不过，能救人一命，这点惊吓也算值了。

闲下来后，她才发现被自己咬破的手指一阵阵疼。她只顾着给床上的男人

治伤，却把自己的伤给忘了。

她拿来纱布，草草将手指裹了一下，就坐到椅子上，就着那微弱的烛光看起书来。

根据她的经验，这男人今晚怕会发烧，她估计要守他一夜了。

一间武馆里，有个美丽的女人站在一名男子身后，紧张却坚持地说道：“哥，我不想嫁给程志鹏。”

“斯琪，不要忘记义父的话。你与我一样，都只是枚棋子。棋子只能服从命令！”男子转过身，用一种阴冷而魅惑的声音说道。

“可是我爱的是……”范斯琪幽怨地看着男人那带着邪气的俊脸，想要反抗自己的命运，只是她非常明白男人说的话全是对的，她只是一枚棋子。

“棋子不该有心！”男人捏住范斯琪的下巴，目光透着阴冷，如同来自地狱的恶魔，不带一点人间的温度，“不要再让我听到‘爱’这个字！绝对不要！”

“哥！”范斯琪神经质地推开男人的手，“我不想做棋子！我想做我自己！”

“斯琪，从你被义父接到日本那天起，就不再拥有灵魂！你没有自己！”范斯岑冷冷地提醒着范斯琪，“不要说我没提醒你！破坏义父下了十年的棋，你胆承担后果！”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是枚棋子？”范斯琪瘫坐在地上，无望地看着英俊却危险的范斯岑。

“这是你的命！”范斯岑用没有温度的声音回道，“我俩一样。斯琪，棋子的命运只有被摆布。不要让义父听到你今天的话。”

楚墨晔扒着窗户，害怕地观察着外面，一边看一边问身旁的妻子：“那些当兵的会不会再来？”

“不知道。墨菡这死丫头不知道在外面闯了什么祸，竟然招来那么一大群拿着枪的。”沈月桂搂着儿子，不在乎地说道。

楚墨晔双手合十求了求佛：“老天爷保佑，可千万别让那些当兵的找我麻烦。”

“咱们一家子安分守己的，要找麻烦也是你妹妹招惹的。”沈月桂充满嫉妒地说道。

楚墨菡这丫头越长越漂亮，越长本事越不把她这个大嫂当回事，每次把薪资放到桌上的时候都一副清高得不得了的表情。哼，也不想是谁把她养大的！没良心的东西！

“关墨菡什么事？谁遇上那些当兵的谁倒霉，有理说不清。”楚墨晔胆小地坐

回炕上，点上土烟，烦躁地抽起来。现实的残酷让他非常失意，只能靠烟土麻痹自己。

.....

浓浓的夜笼罩着这间简陋的小屋，昏黄的烛光照得楚墨菡的脸有一种朦胧的美。她用手指摸着唐镌的照片，嘴角不自觉翘起。

记忆中的唐镌一直是个文质彬彬的男人，像个绅士，对爱慕他的小护士始终挂着优雅的笑，可是那笑容没有热度，保持着疏离，没有一个女孩能走进他的心。楚墨菡不知道身份卑微的自己是怎么引起唐镌的注意的。他怎么会爱上她呢？

记忆拉回一年前，他从英国留学归国，第一次出现在医院的时候。记得那一天，他似乎迷路了，而她正因为迟到而拼命往急诊室跑。于是在医院的走廊里，她撞上了正在寻找院长办公室的他。第一眼，她就被他的儒雅与俊美吸引，怦然心动。

“不赖嘛，人家第一天上班就让你给勾搭上了！”刘护士带着点嫉妒地揶揄道，“想要麻雀变凤凰，也要先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。”

“我真是不小心撞到唐医生。”楚墨菡尴尬地解释。她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一个前朝没落的翰林之女，卑微得根本不配得到幸福。她只想在这个充满荆棘的社会中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她与家世显赫的唐博士就如云与泥，隔着辽远的天空，怎么可能相遇？看来为了不再引起同事们的嫉妒跟揶揄，她再遇到唐镌的时候，要努力保持距离。

可是现实并不如她所愿。她越不想再遇到唐镌，越是跟他凑到一起。他成了外二的主任医师，而她自然成了他手下的一名小护士。她安分地做自己的工作，努力让自己渺小得不被人发现。

记得有一次唐镌查完房，拿着病历走到她面前，扶着护理站的桌子问她：“楚小姐，我是洪水猛兽？”

楚墨菡诧异地抬起头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问。

“为什么不敢看我？”唐镌笑着问道。本来一身白衣就衬托得他玉树临风，笑起来有个小酒窝的他就更俊美得能迷煞人。

楚墨菡故意忽略自己心动的事实，淡漠地解释：“我在忙。”

“楚小姐，我不会吃人。”唐镌深邃的黑眸笑着看了一眼楚墨菡微垂的长睫，低沉地说了句，“你是我在这个医院认识的第一个朋友。”

“朋友？”楚墨菡终于抬起头。

唐镌挑挑眉：“难道你不当我是朋友？”

“我……不配……”楚墨菡自卑地又低下头。唐镌的父亲是唐氏家族的族长，

他们唐家的生意垄断整个华北地区，唐鏖竟然要跟她一个小护士做朋友，她感到受宠若惊的同时，也充满自卑与不安。

“朋友不分贵贱。我当你是朋友，你就是我的朋友。”唐鏖笑着说完，拿着病历回了主任办公室。

朋友不分贵贱？

这种话说起来容易，可是现实中真正不在乎贵贱尊卑的人太少了。

当初她爹受宠于皇帝时，多少人巴结爹，巴结她这个爹的掌上明珠。可是一旦没了权势，他们立马变脸，连个肯伸手相助的人都没有。

爹娘死后，哥把家败光了，如果不是念着那一点血缘亲情，她也许会流落街头当个乞丐。所幸，哥还有那么一点良知，把她养大。

所以她从来不会相信“朋友不分贵贱”这句话。

其实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因为每个人的出身不同被划出了三六九等，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朋友圈，尤其是那个贵人圈，穷人根本加入不了。虽然她也曾享受过奢华的生活，但是那只是一场昙花般短暂的梦，只开了刹那就凋谢，零落成泥。

现在的她只是一个平凡得不起眼的小护士，她很清醒，不会痴傻地分不清现实与梦幻，去做那些罗曼蒂克的梦。

爱情不可能超越现实，它需要面包。

所以就算心里喜欢唐鏖，她也努力隐藏起来，不让对方知道。

可是她隐藏得很辛苦。

爱，就像被风吹过后的草场，在压抑下，漫漫滋长。

当她身处他视线不及的角落时，她会不自觉将目光投向他，有时也会对着他温润如玉的俊颜痴迷，忘了心里的警告。不过那种迷惘不会持续多久，因为她心里藏着一只警铃，不消多会儿，她就会清醒，在他发觉之前把目光移向别处。

可是，越是压抑，那草场便长得越疯狂。

她觉得自己在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以后，该是个异常理智的人，却不料遇到爱情的时候，她还是无法理智到底。

还记得那一个雪天，冰封了整个朔宁，在浪漫的人眼里，朔宁如一个素妆的新娘，美得清纯幽雅，可是在她眼里，是一场灾难。

穿着单薄的她站在白皑皑的雪地中，一边搓着被冻僵的手指，一边回头看着被雪装点得有些美丽的医院那哥特式的尖尖屋顶。这么厚的雪，要走回家至少也要一个时辰，她的手脚怕要被冻僵。

可是谁让她没钱？她没有汽车，没有自行车，也坐不起黄包车，只能一脚

深一脚浅地踩着雪回家。

当她的脚趾被雪冰到麻木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身后的喇叭声。

“楚小姐。”唐镌那清朗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。

她诧异地回头，看到开着一辆黑色福特的唐镌，正从驾驶座上探出头来，跟她打招呼。

“唐大夫。”她控制住自己的心律，努力不去看他俊美的笑脸，疏离地弯弯腰。

“我送你。”唐镌将车停在楚墨菡身旁，淡笑着提议。

“我们不同路。谢谢唐大夫，墨菡心领了。”楚墨菡委婉地拒绝。在她连个代步的自行车都买不起的时候，唐镌却开着昂贵的福特汽车上下班，这就是差距。他们之间有着一条天堑般的鸿沟。她退后一步，等着唐镌的汽车驶离，可是黑色的福特并没有开走，仍然停在她面前。

她低垂的长睫稍稍抬起，看到了唐镌微皱的眉。当时的她突生一种伸手抚平他眉毛的冲动。像他这样俊美得如画中走出来的美男子不该皱眉，那会破坏他的完美。不过，她并没有失去理智。她吸了口气，然后用尽量平静的声音说道：“雪大路滑，唐大夫路上小心。再见。”

“上车！”唐镌霸道而坚定的声音传入楚墨菡耳中。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他这么霸道地命令人。在医院里的唐镌，从来不会像其他大夫那样对护士颐指气使，总是用柔和得如小提琴般的声调跟她们说话，有时还会征询她们的意见。

“我说了，我们不同路。”楚墨菡摇摇头。

她住在城西的贫民窟，他住在富人聚集的城东，她没理由让他送。她不敢想他要送她的原因是想追她，因为他从来没表白过，而她也不相信自己有那个荣幸。

“我说过我不是洪水猛兽，不会吃了你。你就这么胆小不敢上我的车？”唐镌恢复了淡淡的笑，勾起一边嘴角，笑着问道。

楚墨菡的眼睛定在他丰润的唇上，被那弯弯的月牙迷惑。

这男人，每次不经意地笑，都能美得颠倒众生。

就在她被迷惑得出神时，他已经打开车门，绕过车头走到另一侧，充满绅士风度地帮她把车门打开，然后儒雅地笑着弯下腰：“请！”

已经快要冻僵的楚墨菡无法再拒绝唐镌的好意，只好道过谢后坐进副驾驶座。

唐镌笑着吸了一口气。他坐回驾驶座后，从身侧取出一只暖手袋，递给楚墨菡。

楚墨菡感激地接过，眼眶有些潮湿。

如果她不是现在的她，如果她还是那个受尽皇宠的重臣之女，那她绝对会主动向他表白心意。可是她早就不是那个楚家小公主，她连希冀都不敢有。

她把暖手袋搂在怀里，那暖暖的感觉渐渐浸入她的心。

爱情，是一杯毒酒，即使你不想喝，它也已经入喉。

车内一片寂静，直到把她送回家，唐鏊也没有说话。当她把暖手袋还给他时，他淡雅地笑着摇了摇头：“这本就是为你准备的。”

是吗？

楚墨菡的心乱了。

心里的野草在被火燎原无数次后，竟然又开始滋长。

美梦在现实面前，其实非常脆弱。当楚墨菡回到自己那简陋的厢房时，立刻回到人间。爱了又如何？他的家庭不可能接受她，翰林之女的身份已经不能给她带来任何荣誉，反而会引来尖锐的嘲讽。大清朝已经完了，皇帝早已退位，一个没落的翰林之女，还好意思拿出来？

忍痛，再放一把火，将爱的青草烧光。

只是，那心，只一个“痛”字可以形容。

楚墨菡想起自己当时的决绝，就觉得自己理智得太不像人。

如果不是唐鏊的主动告白，她这生怕是真真要错过这个绝世好男人了。

摸着吊坠上那张完美得不像真人的照片，她有种想哭的冲动。

不知道是不是楚墨菡一晚上照顾的功劳，受伤男人的烧到后半夜终于稳定下来。她疲惫地趴在床边，打了个哈欠，就累得闭上了眼睛，连给自己多披件衣服的精力都没有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当那年轻男人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到楚墨菡就趴在自己身边，冻得抱着双肩。他挣扎着坐起来，将楚墨菡昨夜给他加盖的棉袄拿起来，披到她身上。

他安静地看着她疲惫的睡颜，深邃的黑眸里有一抹难懂的幽色，如同被沉入湖底的蓝宝石，光芒内敛，神秘莫测。

“死丫头，还不给我滚出来烧火？！”沈月桂的声音突然从正房传来。

楚墨菡被大嫂的喊声惊醒，还没睁开眼睛就猛地站起来，结果因为动作过猛而撞到床上那个一直在研究她的男人的下巴。

男人只闷哼了一下，立刻伸手扶住她，皱着浓眉说了句：“怎么这么笨？”

楚墨菡顾不上跟男人争论，因为大嫂还在正屋连喊带数落地叫唤着。她一边揉着撞疼的脑袋，一边慌乱地叮嘱对方：“我大嫂找我做早饭，你可千万别出声。”

男人点点头，露出一个淡得几不可察的浅笑。

楚墨菡心细地发现他在笑。原来他不是冰冻人，笑起来还挺帅。

她跑出自己的厢房时，不忘在房门外加了一道锁。不仅仅是怕兄嫂发现她屋里藏了个男人，也是为了防止屋里重伤的男人自作主张地跑掉。就算他要出城，也得把伤养好了才行。

穿好衣服的楚一飞蹦跳着跑出来，从后面搂住楚墨菡的脖子，顽皮地笑道：“姑姑，飞儿要吃土豆炖猪肉。”

沈月桂赶紧心虚地训斥儿子：“飞儿胡说什么？咱们家哪里买得起肉？窝头咸菜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。”

“昨天晚上不是才吃过？娘忘了？”楚一飞咧开小嘴，狡黠地反问母亲。

“胡说八道！咱们家都半年没吃肉了！”沈月桂气恼地捂住儿子的嘴，硬把他拖进里屋。

楚墨菡只是苦涩地笑了笑。原来是这样。兄嫂一家昨天炖了肉，却藏起来舍不得给她吃。

……

“现在全城都在通缉我，”顾宸宇，也就是楚墨菡救回的男人轻轻拨开她的手，坚定地說道，“我必须尽早离开朔宁。”

“就因为全城都在通缉你，你才不能这样出城。不是我吓唬你，恐怕你没走出多远就会被人抓住。”楚墨菡想起昨晚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，不赞同地看着顾宸宇。

“我会想到办法出城。”顾宸宇摇摇头。楚墨菡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不能将危险带给她及她的家人。他穿好鞋，就要离开。

楚墨菡看到男人意志坚决，只好妥协，她抓住他的胳膊，认真地说道：“你的命是我救的，这次你必须听我的。你先在我屋里待着，我去外面打探一下。”

“你要帮我？”顾宸宇感激地看着矮自己一头的楚墨菡。

“不然呢？看你被抓走？”楚墨菡将顾宸宇按回床上，就去穿外套，“在我回来之前，不许给任何人开门。”

顾宸宇点点头，深潭似的双眸里充满感激。

楚墨菡看了一眼顾宸宇苍白的脸后，锁上门出去。虽然他的烧退了，可是他的伤还有感染的可能，她得去医院要支盘尼西林。

她拉紧风衣，走在冷清萧索的街上。冬天的感觉分外清晰，风吹在脸上，有种如被刀割的疼痛感。

因为时间尚早，行人并不多，但是拿枪的士兵比平时多了一倍。楚墨菡知道肯定跟她屋里那个叫“顾宸宇”的男人有关系。

离医院不远有一条热闹点的街市，楚墨茵看到有人围在一起，指着一张告示议论纷纷。

楚墨茵钻进人群，看到告示上画的头像正是顾宸宇后，立刻退了出去。

看来他要以本来的样貌出城，根本不可能。满城都是他的画像，他只要一走出去就会被抓。

她站在街上，皱着眉，认真思索着该怎么帮他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队士兵急匆匆地从她身旁走过，有名孕妇被士兵们粗鲁地推倒，正摔到楚墨茵怀里。她赶紧扶住对方：“大嫂！”

“痛！”孕妇捂着肚子，难受得嘴唇直打哆嗦。

这时一名男子焦急地跑过来，慌乱地喊道：“小翠，你怎么样？”

楚墨茵看到孕妇的腿间有血流出，依自己的经验赶紧对男子说道：“大哥，你老婆恐怕要生了。前面就是我们医院，你赶紧抱她去医院，晚了怕会有危险。”

“谢谢！”男子赶紧抱起老婆，慌张地朝医院跑去。

楚墨茵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发了几秒钟的呆。好在离医院近，那名孕妇抢救及时的话，应该不会有危险。希望她们母子（女）平安。

突然，她脑海里浮出一个主意。也许只有这个办法能帮到他，不过，他觉得他不一定答应。

她露出一个俏皮的笑，心情愉悦地走向医院。先去要了盘尼西林再说。

一个时辰之后当她回到家时，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

她将一堆衣服放到桌上后，对他说道：“全城都是你的通缉令。顾宸宇，你现在成名人了。”

“很荣幸！”顾宸宇淡定地挑了挑眉，并不惊讶，似乎这是他早就料到的事。

“我想到让你混出城的办法了。不过，你要乖一点，先让我给你打一针。”楚墨茵从口袋里掏出盘尼西林与针头，笑着走向他。

顾宸宇并没有反对，乖乖任楚墨茵帮他打完针后，坐起来问：“我要怎么出城？”

“化妆出城。”楚墨茵将一堆女人衣服扔到顾宸宇怀里，笑着说道，“这些衣服是我为你准备的，你赶紧换上。”

顾宸宇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手中的花布棉袄，半晌，才从衣服上移开视线，用看外星人的目光看着楚墨茵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衣服。给你穿的！”楚墨茵弯起美丽的清眸，淡笑着回答。在看到震惊的表情后，她挑了挑眉，“你不是要出城？别耽误工夫，赶紧换上。”

“开玩笑！”顾宸宇把一堆女人的衣服扔进楚墨茵怀里，抓起外套就要离开。

让他堂堂一个大男人，穿那么丑的花布棉袄，如果被人知道，他的脸往哪儿搁？

楚墨茵伸出双臂，挡在门口：“顾宸宇先生，你忘了，你的命属于我。”

她好不容易才想出这么个能安全将他送出城的办法，可不能因为他的骄傲给毁了。

“我会报答你！”顾宸宇紧绷着酷脸，冷冷地看着楚墨茵。他不是一个知恩不报的人，今日她的救命之恩，将来只要有机会，他一定会好好报答。但是要让他扮成女人混出城，他绝对不答应！

“报答？你若没了命还怎么报答我？”楚墨茵挑衅地迎上顾宸宇冷厉的黑眸，一点儿也不怕他。

顾宸宇明白楚墨茵的意思，他只要走出她家，不出五十米就会被满街巡逻的士兵发现。他沉默地抿紧薄唇，不再说话。

两军交战在即，他绝不能被封军捉住，成为程志鹏赢得最后胜利的筹码。

“愣着干吗？换衣服去！”楚墨茵知道顾宸宇拉不下脸答应她，就把他的外套夺过来，然后推着他往屋里走。

顾宸宇看着桌上那肥大的花布棉袄，眼里充满抗拒。

难道为了活命，他必须毁掉形象穿这种衣服？

“这可是我好不容易跟一个孕妇求来的衣服，你别浪费了，统统换上。别害羞，我不看你。”楚墨茵说完，努力忍着笑转过身，等他换衣服。

顾宸宇沉默了半天，冷酷的俊脸上布满挣扎。

他思量再三，最后不得不承认楚墨茵的办法的确很好。只是……

他抬起手，一颗颗解着西装的扣子，像做出极大的牺牲一样，一脸不情愿却无可奈何。当他把衣服换好后，轻轻咳了一下，以告诉楚墨茵他已经换好。

楚墨茵转过身，看到穿着花布棉袄的顾宸宇紧绷的酷脸，知道他很尴尬，不好意思再调侃他：“跟预期差不多。不过，还少点东西。”

她爬到床上，拿了个抱枕过来，站在他面前，用命令的语气说道：“把手抬起来。”

顾宸宇皱起浓眉，瞪了楚墨茵一眼：“干吗？”

“要把你打扮成孕妇，缺了这个可不行。”楚墨茵摇摇手上的抱枕，嫣然浅笑。

顾宸宇看着楚墨茵绝美的笑靥，一瞬间有些失神。只几秒钟之后，他弄明白楚墨茵的话，立刻不悦地皱起眼眸，用比北极冰还要冷的语气，从齿缝里挤出两个字：“孕妇？”

“孺子可教也！”楚墨茵就怕死地笑道。她一边将一件花布衬衫撕成布条，